

(明) 罗贯中 著 插图: 戴敦邦

三国演义

下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本书以清初大魁堂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诸多版本，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校勘，力争在充分保持和吸收其他版本长处的基础上，更贴近当代读者。

黄 山 书 社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century AD, the Chinese world was divided into three kingdoms: Wei, Shu, and Wu. This period is known as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a classic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 has been adapted into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media, including novels, plays, and films. The story is set in a time of great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and it follows the lives of several key figures, including the legendary hero Liu Bei, the brilliant strategist Zhuge Liang, and the powerful warlord Cao Cao. The story is a tale of power, ambition, and loyalty, and it has inspired generations of readers and viewers.

(明)罗贯中 著 插图:戴敦邦

三国演义

下

黄山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 / (明)罗贯中著;戴敦邦绘图. —合肥:黄山书社,
2007.2

ISBN 978-7-80707-576-9

I. 三... II. ①罗... ②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5799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26.25 插页:24 字数:920 千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上下册):26.00 元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未阳县凤雏理事

却说周瑜怒气填胸，坠于马下，左右急救归船。军士传说：“玄德、孔明在前山顶上饮酒取乐。”瑜大怒，咬牙切齿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间，人报吴侯遣弟孙瑜到。

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孙瑜曰：“吾奉兄命来助都督。”遂命催军前行。行至巴丘，人报上流有刘封、关平二人领兵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报孔明遣人送书至。周瑜拆封视之，书曰：

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窃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志岂须臾忘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膏粉矣！亮不忍坐视，特此告知，幸垂照鉴。

周瑜览毕，长叹一声，唤左右取纸笔作书上吴侯。乃聚众将曰：“吾非不欲尽忠报国，奈天命已绝矣。汝等善事吴侯，共成大业。”言讫，昏绝。徐徐又醒，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寿三十六岁。后人有诗叹曰：

赤壁遗雄烈，青年有俊声。弦歌知雅意，杯酒谢良朋。

曾谒三千斛，常驱十万兵。巴丘终命处，凭吊欲伤情。

周瑜停丧于巴丘。众将将所遗书缄，遣人飞报孙权。权闻瑜死，放声大哭。拆视其书，乃荐鲁肃以自代也。书略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躯已殒，遗恨何极！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

此正朝士盱食^①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瑜死不朽矣。

孙权览毕，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赖哉？既遗书特荐子敬，孤敢不从之！”即便命鲁肃为都督，总统兵马；一面叫发周瑜灵柩回葬。

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晓，白于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

玄德问孔明曰：“周瑜既死，还当如何？”

孔明曰：“代瑜领兵者，必鲁肃也。亮观天象，将星聚于东方。亮当以吊丧为由，往江东走一遭，就寻贤士佐助主公。”

玄德曰：“只恐吴中将士加害于先生。”

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犹不惧；今瑜已死，又何患乎？”乃与赵云引五百军，具祭礼，下船赴巴丘吊丧。于路探听得孙权已令鲁肃为都督，周瑜灵柩已回柴桑。

孔明径至柴桑，鲁肃以礼迎接。周瑜部将皆欲杀孔明，因见赵云带剑相随，不敢下手。孔明叫设祭物于灵前，亲自奠酒，跪于地下，读祭文曰：

呜呼公瑾，不幸天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我心实痛，酹酒一觞。君其有灵，享我烝尝！吊君幼学，以交伯符；仗义疏财，让舍以居。吊君弱冠，万里鹏抟；定建霸业，割据江南。吊君壮力，远镇巴丘；景升怀虑，讨逆无忧。吊君丰度，佳配小乔；汉臣之婿，不愧当朝。吊君气概，谏阻纳质；始不垂翅，终能奋翼。吊君鄙阳，蒋干来说；挥洒自如，雅量高志。吊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终三纪，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惟我肝胆，悲无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友为泪涟。

亮也不才，巧计求谋；助吴拒曹，辅汉安刘；犄角之援，首尾相俦；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朴守其贞，冥冥灭灭。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伏惟尚飨。

孔明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涌泉，哀恸不已。众将相谓曰：“人尽道公瑾

^① 盱(gàn)食：因公务繁忙，很晚才吃饭。

与孔明不睦，今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亦为感伤，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后人诗叹曰：

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

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

鲁肃设宴款待孔明。宴罢，孔明辞回。方欲下船，只见江边一人道袍竹冠，皂绦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孝，明欺东吴无人耶？”孔明急视其人，乃凤雏先生庞统也。孔明亦大笑。

两人携手登舟，各诉心事。孔明乃留书一封与统，嘱曰：“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来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宽仁厚德，必不负公平生之所学。”统允诺而别。孔明自回荆州。

却说鲁肃送周瑜柩至芜湖，孙权接着，哭祭于前，命厚葬于本乡。瑜有两男一女，长男循，次男胤，权皆厚恤之。鲁肃曰：“肃碌碌庸才，误蒙公瑾重荐，其实不称所职。愿举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现在江南，何不重用？”

权闻言大喜，便问此人姓名。肃曰：“此人乃襄阳人，姓庞，名统，字士元，道号凤雏先生。”

权曰：“孤亦闻其名久矣。今既在此，可即请来相见。”

于是鲁肃邀请庞统入见孙权。施礼毕。权见其人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乃问曰：“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

统曰：“不必拘执，随机应变。”

权曰：“公之才学，比公瑾如何？”

统笑曰：“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

权平生最喜周瑜，见统轻之，心中愈不乐，乃谓统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时，却来相请。”统长叹一声而出。

鲁肃曰：“主公何不用庞士元？”

权曰：“狂士也，用之何益？”

肃曰：“赤壁鏖兵之时，此人曾献连环策，成第一功。——主公想必知之。”

权曰：“此时乃曹操自欲钉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

鲁肃出谓庞统曰：“非肃不荐足下，奈吴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统低头长叹不语。

肃曰：“公莫非无意于吴中乎？”统不答。

肃曰：“公抱匡济之才，何往不利！可实对肃言，将欲何往？”

统曰：“吾欲投曹操去也。”

肃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荆州投刘皇叔，必然重用。”

统曰：“统意实欲如此，前言戏耳。”

肃曰：“某当作书奉荐。公辅玄德，必令孙、刘两家，无相攻击，同力破曹。”

统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肃书，径往荆州来见玄德。

此时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门吏传报：“江南名士庞统，特来相投。”玄德久闻统名，便叫请入相见。统见玄德，长揖不拜。

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

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呈，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

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如后有缺，却当重用。”

统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学动之，见孔明不在，只得勉强相辞而去。统到耒阳县，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乐；一应钱粮词讼，并不理会。有人报知玄德，言庞统将耒阳县事尽废。

玄德怒曰：“竖儒焉敢乱吾法度！”遂唤张飞吩咐，引从人去荆南诸县巡视：“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问。恐于事有不明处，可与孙乾同去。”

张飞领了言语，与孙乾前至耒阳县。军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独不见县令。飞问曰：“县令何在？”

同僚复曰：“庞县令自到任及今将百余日，县中之事，并不理问，每日饮酒，自旦及夜，只在醉乡。今日宿酒未醒，犹卧不起。”

张飞大怒，欲擒之。孙乾曰：“庞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轻忽。且到县问之。如果于理不当，治罪未晚。”飞乃入县，正厅上坐定，叫县令来见。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

飞怒曰：“吾兄以汝为人，令做县宰，汝焉敢尽废县事！”

统笑曰：“将军以吾废了县中何事？”

飞曰：“汝到任百余日，终日在醉乡，安得不废政事？”

统曰：“量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决断？将军稍坐，待我发落。”随即唤公吏，将百余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断。吏皆纷纷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统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

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服。

不到半日，将百余日之事，尽断毕了，投笔于地，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曹操、孙权，吾视之若掌上观纹，量此小县，何足介意？”

飞大惊，下席谢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当于兄长处极力举荐。”

统乃将出鲁肃荐书。飞曰：“先生初见吾兄，何不将出？”

统曰：“若便将出，似乎专藉荐书来干谒矣。”

飞顾谓孙乾曰：“非公则失一大贤也。”遂辞统回荆州见玄德，具说庞统之才。

玄德大惊曰：“屈待大贤，吾之过也。”

飞将鲁肃荐书呈上，玄德拆视之，书略曰：

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

玄德看毕，正在嗟叹，忽报孔明回。玄德接入，礼毕。孔明先问曰：“庞军师近日无恙否？”

玄德曰：“近治耒阳县，好酒废事。”

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学，胜亮十倍。亮曾有荐书在士元处，曾达主公否？”

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书，却未见先生之书。”

孔明曰：“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

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险失大贤。”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州内。玄德下阶请罪。统方将出孔明所荐之书。玄德看书中之意，言凤雏到日，宜即重用。

玄德喜曰：“昔司马德操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汉室可兴矣。”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教练军士，听候征伐。

早有人报到许昌，言刘备有诸葛亮、庞统为谋士，招军买马，积草屯粮，连结东吴，早晚必兴兵北伐。曹操闻之，遂聚众谋士商议南征。荀攸进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孙权，次攻刘备。”

操曰：“我若远征，恐马腾来袭许都。前在赤壁之时，军中有讹言，亦传西凉入寇之事，今不可不防也。”

荀攸曰：“以愚所见，不若降诏加马腾为征南将军，使讨孙权，诱入京师，先除此人，则南征无患矣。”操大喜，即日遣人赍诏至西凉召马腾。

却说腾字寿成，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父名肃，字子硕，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后失官流落陇西，与羌人杂处，遂娶羌女生腾。腾身長八尺，体魄雄异，禀性温良，人多敬之。灵帝末年，羌人多叛，腾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讨贼有功，拜征西将军，与镇西将军韩遂为弟兄。

当日奉诏，乃与长子马超商议曰：“吾自与董承受衣带诏以来，与刘玄德约共讨贼，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屡败。我又僻处西凉，未能协助玄德。今闻玄德已得荆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来召我，当是如何？”

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亲，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责我矣。当乘其来召，径往京师，于中取事，则昔日之志可展也。”

马腾兄子马岱谏曰：“曹操心怀叵测，叔父若往，恐遭其害。”

超曰：“儿愿尽起西凉之兵，随父亲杀入许昌，为天下除害，有何不可？”

腾曰：“汝自统羌兵保守西凉，只叫次子马休、马铁并侄马岱随我同往。曹操见有汝在西凉，又有韩遂相助，谅不敢加害于我也。”

超曰：“父亲若往，切不可轻入京师。当随机应变，观其动静。”

腾曰：“吾自有处^①，不必多虑。”于是马腾乃引西凉兵五千，先叫马休、马铁为前部，留马岱在后接应，迤逦往许昌而来。离许昌二十里屯驻军马。

曹操听知马腾已到，唤门下侍郎黄奎吩咐曰：“日今马腾南征，吾命汝为行军参谋，先至马腾寨中劳军，可对马腾说：西凉路远，运粮甚难，不能多带人马。我当更遣大兵，协同前进。来日叫他入城面君，吾就应付粮草与之。”

奎领命，来见马腾。腾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黄琬死于李傕、郭汜之难，尝怀痛恨。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贼。”

腾曰：“谁为欺君之贼？”

奎曰：“欺君者操贼也。公岂不知之，而问我耶？”

腾恐是操使来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较近，休得乱言。”

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带诏乎！”

腾见他说出心事，乃密以实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轻入。来日当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点军，就点军处杀之，大事济矣。”二人商议已定。

黄奎回家，恨气未息。其妻再三问之，奎不肯言。不料其妾李春香，与奎妻弟苗泽私通。泽欲得春香，正无计可施。妾见黄奎愤恨，遂对泽曰：“黄

① 吾自有处(chū)：我自有处置的办法。

侍郎今日商议军情回，意甚愤恨，不知为谁。”

泽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说刘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
说甚言语。”

是夜黄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妇人，尚知邪
正，何况我乎？吾所恨者，欲杀曹操也！”

妾曰：“若欲杀之，如何下手？”

奎曰：“吾已约定马将军，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

妾告于苗泽，泽报知曹操。操便密唤曹洪、许褚吩咐如此如此；又唤夏
侯渊、徐晃吩咐如此如此。各人领命去了，一面先将黄奎一家老小拿下。

次日，马腾领着西凉兵马，将次近城，只见前面一簇红旗，打着丞相旗
号。马腾只道曹操自来点军，拍马向前。忽听得一声炮响，红旗开处，弓弩
齐发。一将当先，乃曹洪也。马腾急拨马回时，两下喊声又起：左边许褚杀
来，右边夏侯渊杀来，后面又是徐晃领兵杀至，截断西凉军马，将马腾父子
三人困在垓心。马腾见不是头，奋力冲杀。马铁早被乱箭射死。马休随着马
腾，左冲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带重伤，坐下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
被执。

曹操叫将黄奎与马腾父子，一齐绑至。黄奎大叫：“无罪！”操叫苗泽
对证。

马腾大骂曰：“竖儒误我大事！我不能为国杀贼，是乃天也！”操命牵出。
马腾骂不绝口，与其子马休及黄奎，一同遇害。后人诗叹马腾曰：

父子齐芳烈，忠贞著一门。捐生图国难，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诛奸义状存。西凉推世胄，不愧伏波孙。

苗泽告操曰：“不愿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

操笑曰：“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便叫
将苗泽、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并斩于市。观者无不叹息。后人诗叹曰：

苗泽因私害忠臣，春香未得反伤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枉自图谋做小人。

曹操叫招安西凉兵马，谕之曰：“马腾父子谋反，不干众人之事。”一面
使人吩咐把住关隘，休叫走了马岱。

且说马岱自引一千兵在后。早有许昌城外逃回军士，报知马岱。岱大惊，
只得弃了兵马，扮做客商，连夜逃遁去了。曹操杀了马腾等，便决意南征。

忽人报曰：“刘备调练军马，收拾器械，将欲取川。”

操惊曰：“若刘备收川，则羽翼成矣。将何以图之？”

言未毕，阶下一人进言曰：“某有一计，使刘备、孙权不能相顾，江南、西川皆归丞相。”

正是：西州豪杰方遭戮，南国英雄又受殃。未知献计者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瞒割须弃袍

却说献策之人，乃治书侍御史陈群，字长文。操问曰：“陈长文有何良策？”

群曰：“今刘备、孙权结为唇齿，若刘备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将提兵，会合淝之众，径取江南，则孙权必求救于刘备；备意在西川，必无心救权；权无救则力乏兵衰，江东之地，必为丞相所得。——若得江东，则荆州一鼓可平也；荆州既平，然后徐图西川；天下定矣。”

操曰：“长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时起大兵三十万，径下江南；令合淝张辽，准备粮草，以为供给。

早有细作报知孙权。权聚众将商议。张昭曰：“可差人往鲁子敬处，叫急发书到荆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于玄德，其言必从；且玄德既为东吴之婿，亦义不容辞。若玄德来相助，江南可无患矣。”权从其言，即遣人谕鲁肃，使求救于玄德。肃领命，随即修书使人送玄德。

玄德看了书中之意，留使者于馆舍，差人往南郡请孔明。孔明到荆州，玄德将鲁肃书与孔明看毕，孔明曰：“也不消动江南之兵，也不必动荆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觑东南。”便回书与鲁肃，叫：“高枕无忧。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使者去了。

玄德问曰：“今操起三十万大军，会合淝之众，一拥而来，先生有何妙计，可以退之？”

孔明曰：“操平生所虑者，乃西凉之兵也。今操杀马腾，其子马超，现统西凉之众，必切齿操贼。主公可作一书，往结马超，使超兴兵入关，则操又何暇下江南乎？”玄德大喜，即时作书，遣一心腹人，径往西凉州投下。

却说马超在西凉州，夜感一梦：梦见身卧雪地，群虎来咬。惊惧而觉，心中疑惑，聚帐下将佐，告说梦中之事。帐下一人应声曰：“此梦乃不祥之兆也。”众视其人，乃帐前心腹校尉，姓庞，名德，字令明。

超问：“令明所见若何？”

德曰：“雪地遇虎，梦兆殊恶。莫非老将军在许昌有事否？”

言未毕，一人踉跄而入，哭拜于地曰：“叔父与弟皆死矣！”超视之，乃马岱也。

超惊问何为，岱曰：“叔父与侍郎黄奎同谋杀操，不幸事泄，皆被斩于市。二弟亦遇害。唯岱扮做客商，星夜走脱。”

超闻言，哭倒于地，众将救起。超咬牙切齿，痛恨操贼。忽报荆州刘皇叔遣人赏书至。超拆视之。书略曰：

伏念汉室不幸，操贼专权，欺君罔上，黎民凋残。备昔与令先君同受密诏，誓诛此贼。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将军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仇也。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操之右，备当举荆襄之众，以遏操之前：则逆操可擒，奸党可灭，仇辱可报，汉室可兴矣。书不尽言，立待回音。

马超看毕，即时挥涕回书，发使者先回，随后便起西凉军马。正欲进发，忽西凉太守韩遂使人请马超往见。超至遂府，遂将出曹操书示之。内云：“若将马超擒赴许都，即封汝为西凉侯。”

超拜伏于地曰：“请叔父就缚俺兄弟二人，解赴许昌，免叔父戈戟之劳。”

韩遂扶起曰：“吾与汝父结为兄弟，安忍害汝？汝若兴兵，吾当相助。”马超拜谢。韩遂便将操使者推出斩之，乃点手下八部军马，一同进发。哪八部？乃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也。八将随着韩遂，合马超手下庞德、马岱，共起二十万大兵，杀奔长安来。

长安郡守钟繇，飞报曹操；一面引兵拒敌，布阵于野。西凉州前部先锋马岱，引军一万五千，浩浩荡荡，漫山遍野而来。钟繇出马答话。岱使宝刀一口，与繇交战。不一合，繇大败奔走。岱提刀赶来。马超、韩遂引大军都到，围住长安。钟繇上城守护。长安乃西汉建都之处，城郭坚固，壕堑险深，急切攻打不下。一连围了十日，不能攻破。

庞德进计曰：“长安城中土硬水碱，甚不堪食，更兼无柴。今围十日，军民饥荒。不如暂且收军，只须如此如此，长安唾手可得。”

马超曰：“此计大妙！”即时差“令”字旗传与各部，尽叫退军，马超亲自断后。各部军马渐渐退去。

钟繇次日登城看时，军皆退了，只恐有计；令人哨探，果然远去，方才放心。纵令军民出城打柴取水，大开城门，放人出入。至第五日，人报马超兵又到，军民竞奔入城，钟繇仍复闭城坚守。

却说钟繇弟钟进，守把西门。约近三更，城门里一把火起。钟进急来救

时，城边转过一人，举刀纵马大喝曰：“庞德在此！”钟进措手不及，被庞德一刀斩于马下，杀散军校，斩关断锁，放马超、韩遂军马入城。钟繇从东门弃城而走。马超、韩遂得了城池，赏劳三军。

钟繇退守潼关，飞报曹操。操知失了长安，不敢复议南征。遂唤曹洪、徐晃吩咐：“先带一万人马，替钟繇紧守潼关。如十日内失了关隘，皆斩；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统大军随后便至。”二人领了将令，星夜便行。

曹仁谏曰：“洪性躁，诚恐误事。”

操曰：“你与我押送粮草，便随后接应。”

却说曹洪、徐晃到潼关，替钟繇坚守关隘，并不出战。马超领军来关下，把曹操三代毁骂。曹洪大怒，要提兵下关厮杀。徐晃谏曰：“此是马超要激将军厮杀，切不可与战。待丞相大军来，必有主画。”马超军日夜轮流来骂。曹洪只要厮杀，徐晃苦苦挡住。

至第九日，在关上看时，西凉军都弃马在于关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于地上睡卧。曹洪便叫备马，点起三千兵，杀下关来。西凉兵弃马抛戈而走。洪迤迤追赶。时徐晃正在关上点视粮车，闻曹洪下关厮杀，大惊，急引兵随后赶来，大叫曹洪回马。忽然背后喊声大震，马岱引军杀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时，一棒鼓响，山背后两军截出；左是马超，右是庞德，混杀一阵。曹洪抵挡不住，折军大半，撞出重围，奔到关上。西凉军随后赶来，洪等弃关而走。庞德直追过潼关，撞见曹仁军马，救了曹洪等一军。马超接应庞德上关。曹洪失了潼关，奔见曹操。

操曰：“与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关？”

洪曰：“西凉军兵，百般辱骂。因见彼军懈怠，乘势赶去，不想中贼奸计。”

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须晓事。”

晃曰：“累谏不从。当日晃在关上点粮车，比及知道，小将军已下关了。晃恐有失，连忙赶去，已中贼奸计矣。”

操大怒，喝斩曹洪。众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

操进兵直叩潼关。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栅，然后打关未迟。”操令砍伐树木，起立排栅，分做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渊，操自居中寨。

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将校，杀奔关隘前去，正遇西凉军马。两边各布阵势。操出马于门旗下，看西凉之兵，人人勇健，个个英雄。又见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细膀宽，声雄力猛，白袍银铠，手执长枪，立马阵前；

上首庞德，下首马岱。操暗暗称奇，自纵马谓超曰：“汝乃汉朝名将子孙，何故背反耶？”

超咬牙切齿，大骂：“操贼！欺君罔上，罪不容诛！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当活捉生啖汝肉。”说罢，挺枪直杀过来。

曹操背后于禁出迎。两马交战，斗到八九合，于禁败走。张郃出迎，战二十合亦败走。李通出迎，超奋威交战，数合之中，一枪刺李通于马下。超把枪往后一招，西凉兵一齐冲杀过来。操兵大败。西凉兵来得势猛，左右将佐，皆抵挡不住。

马超、庞德、马岱引百余骑，直入中军来捉曹操。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后人有诗曰：

潼关战败望风逃，孟德仓惶脱锦袍。

剑割髯髯应丧胆，马超声价盖天高。

曹操正走之间，背后一骑赶来，回头视之，正是马超。操大惊。左右将校见超赶来，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厉声大叫曰：“曹操休走！”操惊得马鞭坠地。看看赶上，马超从后使枪搠来。操绕树而走，超一枪搠在树上，急拔下时，操已走远。

超纵马赶来，山坡边转过一将，大叫：“勿伤吾主，曹洪在此！”抡刀纵马，拦住马超。操得命走脱。洪与马超战到四五十合，渐渐刀法散乱，气力不加。夏侯渊引数十骑随到。马超独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拨马而回。夏侯渊也不来赶。

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据定了寨栅，因此不曾多折军马。操入帐叹曰：“吾若杀了曹洪，今日必死于马超之手也。”遂唤曹洪，重加赏赐。收拾败军，坚守寨栅，深沟高垒，不许出战。超每日引兵来寨前辱骂搠战。操传令叫军士坚守，如乱动者斩。

诸将曰：“西凉之兵，尽使长枪，当选弓弩迎之。”

操曰：“战与不战，皆在于我，非在贼也。贼虽有长枪，安能便刺？诸公但坚壁观之，贼自退矣。”

诸将皆私相议曰：“丞相自来征战，一身当先；今败于马超，何如此之弱也！”

过了几日，细作报来：“马超又添二万生力兵来助战，乃是羌人部落。”操闻知大喜。诸将曰：“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

操曰：“待吾胜了，却对汝等说。”

三日后又报关上又添军马。操又大喜，就于帐中设宴做贺。诸将皆暗笑。操曰：“诸公笑我无破马超之谋，公等有何良策？”

徐晃进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贼亦全部屯关上，此去河西，必无准备；若得一军暗渡蒲阪津，先截贼归路，丞相径发河北击之，贼两不相应，势必危矣。”

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叫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灵同去径袭河西，伏于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时击之”。徐晃、朱灵领命，先引四千军暗暗去了。操下令，先叫曹洪于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领兵渡渭河。

早有细作报知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关，而使人准备船筏，欲渡河北，必将遏吾之后也。吾当引一军循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东粮尽，操兵必乱，却循河南而击之，操可擒矣。”

韩遂曰：“不必如此。岂不闻兵法有云：‘兵半渡可击。’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于南岸击之，操兵皆死于河内矣。”

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听曹操几时渡河。

却说曹操整兵已毕，分三停军，前渡渭河。比及人马到河口时，日光初起。操先发精兵渡过北岸，开创营寨。操自引亲随护卫军将百人，按剑坐于南岸，看军渡河。忽然人报：“后边白袍将军到了！”众皆认得是马超，一拥下船。河边军争上船者，声喧不止。操犹坐而不动，按剑指约休闹。

只听得人喊马嘶，蜂拥而来，船上一将跃身上岸，呼曰：“贼至矣！请丞相下船。”操视之，乃许褚也。

操口内犹言：“贼至何妨？”回头视之，马超已离不得百余步。

许褚拖操下船时，船已离岸一丈有余，褚负操一跃上船。随行将士尽皆下水，扳住船边，争欲上船逃命。船小将翻，褚掣刀乱砍，傍船手尽折，倒于水中，急将船往下水棹去。许褚立于艄上，忙用木篙撑之。操伏在许褚脚边。马超赶到河岸，见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骁将绕河射之。

矢如雨急，褚恐伤曹操，以左手举马鞍遮之。马超箭不虚发，船上驾舟之人，应弦落水；船中数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撑不定，于急水中旋转。许褚独奋神威，将两腿夹舵摇撼，一手使篙撑船，一手举鞍遮护曹操。

时有渭南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见马超追操甚急，恐伤操命，遂将寨